

【关中枭雄系列】

贺绪林◎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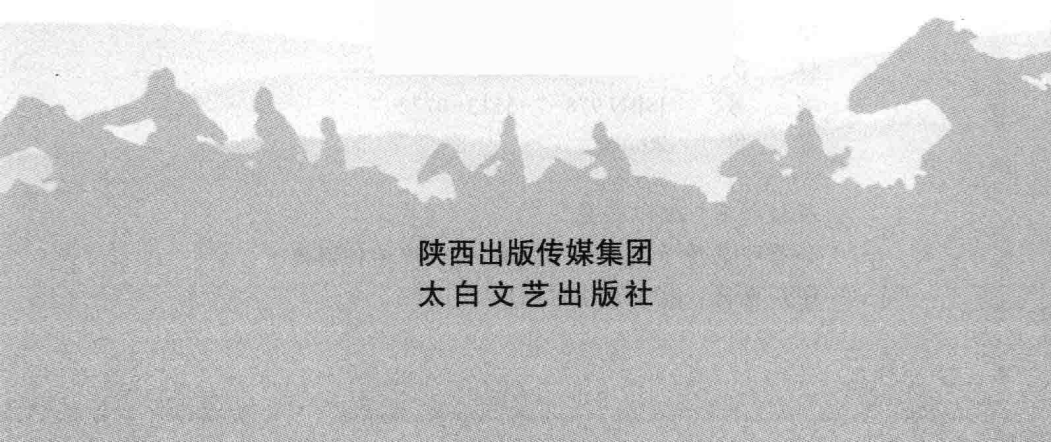
# 野滩镇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关中枭雄系列】

贺绪林◎著

# 野 滩 镇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滩镇 / 贺绪林著. — 西安 :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5.1

(关中枭雄系列)

ISBN 978-7-5513-0772-7

I. ①野… II. ①贺…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0401号

## 野滩镇

作 者	贺绪林
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李 丹
封面设计	朵 云
版式设计	前 程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tbwytougao@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69千字
印 张	10.625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772-7
定 价	29.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  
印厂电话:029-89107718



## 序

“关中枭雄”系列长篇迄今我写了五部，依次是——《兔儿岭》《马家寨》《卧牛岗》《最后的女匪》《野滩镇》。

第一部是1994年动笔写的，1995年8月份完稿，交给了一个书商，没想到被他弄丢了。沮丧的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幸亏我的承受力还可以，没有崩溃，重整旗鼓，花了三四个月时间重新写出。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作品，书名《昨夜风雨》。等待出版期间被西安华人影视公司改编为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关中匪事》（又名《关中往事》），在全国热播，广获反响。片头曲“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唱红了大江南北。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也给了我极大的鞭策和鼓励。

随后一鼓作气写了《马家寨》和《卧牛岗》。2005年年初，太白文艺出版社把这两部作品连同《昨夜风雨》（更名为《兔儿岭》）一并隆重推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006年完成了《最后的女匪》，由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推出。

2008年完成了《野滩镇》，此作被列入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西凤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2010年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关中枭雄系列”小说讲述的都是关中匪事。陕西关中闹匪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事了，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从没见过土匪，书中的故事都是听来的。土匪的首领几乎都是世之枭雄，不乏智勇杰出的人物，譬如书中的刘十三、马天寿、秦双喜、郭鷄子、彭大锤……他们称得上真正的关中汉子，之所以为匪，并非他们所愿，是有其社会根源的。

我的故乡在陕西关中杨陵。杨陵，曾是农神后稷教民稼穡之地，现在发展成为国家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便改“陵”为“凌”，意在高翔。根据这五部书之一《兔儿岭》改编的电视剧《关中匪事》在全国各地电视台热播后，常有人问我，这块圣地怎么会出土匪呢？甚至有人怀疑我在瞎编。这些朋友对杨凌的历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杨凌位于关中西部，南濒渭水，北依莽原，西带长川，东控平原，原本是富饶之地。民国十八年（1929年），关中地区遭了前所未有的大年馑，旱灾、蝗虫加瘟疫，死人过大半，十室九空，富饶之乡变成了荒僻之壤，土地也变得荒芜贫瘠，很难养人。有道是：“饭饱生余事，饥寒生盗贼。”此话不谬。贫瘠的土地长不出好庄稼，却盛产土匪，当然，书中涉及的地域不仅仅局限在今杨凌，而是包括整个关中西府的黄土地。

还有人以为我是土匪的后代。在这里我郑重声明：我家祖祖辈辈都是纯朴忠厚的良民，以农为本，种田为生，从没有人干过杀人放火抢劫的勾当；而且我家曾数次遭土匪抢劫，我的父亲和伯父都是血性硬汉，舍命跟土匪拼争过。那一年父亲和伯父因家务事吵了架，分开另过，土匪趁机而入，经过父亲住的门房时，土匪头子对几个匪卒说：“这家伙是个冷娃，把他看紧点！”随后直奔伯父住的后院，响动声惊醒了伯父，一家人赶紧下了窖子，伯父手执谷杈

守在门口，撂倒了一个匪卒，随后跳下了窰子。至今许多老人跟我讲起往事，都对父亲兄弟俩赞不绝口，说他们兄弟俩是真汉子。

然而，我的家族中确实有人当过土匪，让乡亲们唾骂不已，这也让我心怀内疚感到难堪。有句俗话说：“养女不笑嫁汉的，养儿不笑傲贼的。”虽是俚语，却很有哲理。谁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成龙成凤，可谁又能保住自己的儿女不去做贼为匪，不去偷情养汉？家乡一带向来民风剽悍，几乎每个村寨都有为匪之人，都流传着关于土匪的传奇故事。追根溯源，这些为匪者或好吃懒做，或秉性使然，或贫困所迫，或逼上梁山……尽管他们出身不同，性情各异，可在人们的眼里他们都不是良善之辈。我无意为他们树碑立传，只是想再现一下历史，让后来者知道我们的历史中曾有过这么一页。

“关中枭雄系列”小说迄今写了五部，不管哪一部，您看过三页还觉得不能吸引眼球的话，就把书扔了吧，免得耽搁您的时间。

这不是广告词，是心里话。

好了，不啰唆了，您看书吧。

贺绪林

2014年中秋

## 第一章

### (一)

大锤的膻(音:sa;陕西关中方言:脑袋)让官府挂在了城门楼上!

这消息是吃午饭时雷娃端着耀州高把老碗圪蹴在碾盘上,一边咥蘸水面一边发布的。那老碗比他的脑袋还大,他吃得满嘴的辣子油,吸吸溜溜的可嘴还不肯闲着。碾坊在镇十字街口,每逢饭时这里就聚集着一大群汉子,一边吃饭一边编着镇里镇外的逸闻趣事。这一方土地上的逸闻趣事、奇人异事乃至地球上发生的重大事情都是通过这个地方传遍整个野滩镇的。

雷娃在镇公所帮闲跑腿,消息自然灵通。可他有个毛病,说话办事虚多实少,人送外号——编传客,大伙儿对他的话从来都是半信半疑。当下就有人提出质疑:“你亲眼看见了?”

雷娃把嘴里的面条吸溜进肚子,对此质疑很生气,撇了一下嘴说:“我是没亲眼看见,可有人看见了。”

“谁看见了?”

“拴柱。”

大伙把目光都投向圪蹴在墙角的拴柱。拴柱正在咬一块玉面粑粑，见大伙都看他，涨红了脸，急忙咽了口中的食物，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去了一趟县城，城……城门楼上挂着一颗人……人头，城门口贴……贴着门扇大的告示，盖……盖着官府的红坨坨大……大印，说……说那是大锤的臊……臊”他额头鼻尖都沁了汗珠，似乎做错了啥事。

有人鼓励他：“别急，慢慢地说。”

拴柱拙嘴笨舌，好半天才说清了事情的原委。昨天拴柱的老爹病了，请大夫开了个药方。他拿着药方去西街陈二先生的同济堂抓药，缺两味药。今日个鸡叫头遍他就起身去县城补那两味药，到了县城日上树梢，心里有事走得急，慌慌忙忙就进了城。还好，两味药都有。返回时心不怎么急了，便张目四望看街景。乡下人难得进一回县城，让眼睛也过过年。城里果然非乡下能比，单说女人，个个都比乡下女人水灵鲜丽。乡下女人整日里下田劳作，风吹日头晒，脸上的皮肤是粗糙的黑红色，衣着都是家织的粗布，大襟袄大裆裤，不是黑色就是靛蓝色，再苗条的女人都看不出身段来。城里的女人可就不一样了，保养得好，肤色如同刚剥开的熟鸡蛋，身上穿的是绸缎做的旗袍，色彩艳丽多姿，该收的地方收得恰到好处，该放的地方放得让人馋涎欲滴，就是丑女人都让衣服穿出了几分俊气。他不是傻人，自知城里再好，但不属于他一星一点，不敢多看，怕撑胀了眼睛回去睡不着觉，脚步也就走得急了。来到城门口，他看见拥着一大群人鹅似的伸着脖子往城门楼上瞅啥，当下动了好奇之心，也仰脸往上看。只见城门楼上挂着一个小木笼，木笼里装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十分吓人。那人头虽看不清眉眼，可城门口贴着门扇大的布告。他上过几天私塾，认得字，那布告上白纸



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说那颗人头是大锤吃饭的家伙。他禁不住心里一寒,打了个尿战,不敢再多看一眼,慌慌张张地就往回赶。

拴柱是个实诚人,不会说谎。他的话大伙信。

这消息来得太突然,大伙儿都惊愕不已。好半晌,忽然有人幸灾乐祸地说了一句:“我只当狗日的能逞一辈子强,没料到这么快就把吃饭的家伙弄丢了。”

雷娃讥笑道:“大锤这会儿要站在这达,你敢说这话么?哼!只怕你连个屁都不敢放响的。”

被讥笑者还击道:“你别猪笑老鸦黑。他这会儿要站在这达,你要不把他叫声好听的,我给你当孙子。”

他们说的大锤,姓彭,野滩镇的土著,是个刀客,人送绰号——鬼见愁。野滩镇的人说起大锤都会唾沫星子乱溅,神情异常。他们说大锤能耐不大,只有三样本事:一是能飞檐走壁,他在房脊上行走如履平地,且毫无声息,从丈二高的墙上跳下如同二两棉花落地;二是能耍刀。他舞起刀来,只见寒光闪闪,不见人形。据说有次他舞刀,有好事者将一盆水迎面泼去,霎时水雾一片,他的衣服却滴水未沾;三是会玩枪。他有两把德国造的“二十响”(能连发二十颗子弹的盒子枪),玩得炉火纯青。闭上眼睛,左右开弓,凭听觉就能打落树梢上的雀儿。如此说来,“能耐不大”是野滩镇人的炫耀之词。

现如今大锤在县城开了个镖局,手下有十几个弟兄,个个都是耍刀弄枪的好手。他在县城有个红颜知己,叫秋月。凡见过秋月的人都惊羨咂舌不已,说秋月是个赛过仙女的美人儿,那模样只在画上见过。因此,大锤很少回野滩镇。

上个月渭北县县长让人打了黑枪,一片风声说是彭大锤下的

手。传播消息者说得有根有据有鼻子有眼，县衙门口有保安大队的团丁端着枪站岗，县长身边还有两个马弁，那两个马弁都不是等闲之辈，身手不凡，手中的枪指哪打哪。可他们还没掏出枪来就被撂倒了。除了鬼见愁彭大锤谁还有这样的手段？！

县长被杀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当下渭北县府上上下下下一片惶恐，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这消息也震惊了咸宁专署和省府的头头脑脑，当即责令渭北县保安大队协助县警察局迅速破案。县保安大队和警察局不敢怠慢，悬赏五百大洋通缉凶犯。随后省府又给渭北县委派了新县长，不日到任。新任县长未到任之前，由副县长牛泰来暂代县长之职。国不可一日无君，县也不可一日无长嘛。

原以为破获这件凶案十分棘手，没料到悬赏通缉令刚刚贴出三天，凶犯彭大锤的头就被官府挂在县城门楼上的木笼里。由此看来，刀客彭大锤徒有虚名，并不像人们传言的那样凶悍厉害可怕。就算他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现在已让人把吃饭的家伙砍下来示众，死老虎谁还惧怕他！

野滩镇的碾坊门前一时间议论纷纷，有笑的有骂的有叹息的，莫衷一是。这时人窝中有大锤的一个堂弟，叫二锤。他黑了脸，拔腿去给大锤的老娘和媳妇麦草报凶信。时辰不大，大锤家就传出了哭声。碾坊门前一伙人听得清清楚楚，都噤了声。他们虽对大锤之死看法各异，但都怜悯大锤的娘和媳妇。那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可都是好人哩。

## (二)

野滩镇南街外有一道三丈多高的土崖。土崖上挖了一排窑

洞，住着十几户人家。这地方叫白门窑，是野滩镇最不起眼的地方，却极有名气。方圆数十里提起野滩镇的白门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大锤的家就在白门窑。

相传乾隆年间，这里住着一个百姓刀客。白刀客二十啷当岁，身材魁梧、宽肩细腰，长得一表人才，面白唇红，睛如点漆，鼻似悬胆，江湖人称赛马超。他武艺超群，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惯使一把青龙宝刀，那刀寒光闪闪，削铁如泥。他的刀术更是十分了得，青龙宝刀使得密不透风，泼水不入，数十人也近不到他的身。更奇的是他体轻如燕行走如飞，跑起来比骏马还快，能追上逃命的野兔。据说，他两只脚心各长着一撮毛，他飞檐走壁行走如飞全仗着脚心的两撮毛。虽然都这么传说，可谁也没见过他脚心的毛发。

艺高人胆大。白刀客作案向来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他行劫的对象全是乡绅富商，特别是那些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他从不放过。他打劫从不手软，对待劣绅更是心硬如铁，财命一起要。野滩镇方圆数十里的土豪劣绅乃至富家大户一提起白刀客无不谈虎色变。他们联名上报官府，请求官府出兵剿除白刀客。官府派兵四处搜捕白刀客，白刀客却神龙见首不见尾。官府一无所获，还屡屡损兵折将。无奈，官府出重金悬赏白刀客的人头。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草木皆兵。白刀客并不是莽汉，见势头不对，暂避风头，销声匿迹了。

是年，白刀客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正是儿马（公马）撒欢的年龄。藏匿的时间长了，他耐不住寂寞。一日夜晚，月圆花香，他春心大动，悄然潜入县城一家妓院。他搂着窑姐儿睡得正美，忽听外边有响动。刀客生涯使他十分警惕，他喝问一声：“谁呀？！”没有人

应声。他情知不妙，一把推开窑姐儿，匆忙穿上衣服，伸手抓起身边的青龙宝刀。这时门哗啦一下被撞开了，几个兵卒冲了进来。他挥刀迎了上去，一阵狂劈乱砍，兵卒手中的兵刃都断成了两截。兵卒们握着半截兵刃面面相觑，畏缩不敢向前。他冷笑一声，骂道：“拿拨火棍也敢跟爷爷对阵！”越窗跳下了楼，转眼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白刀客常胜不败，全仗着手中削铁如泥的青龙宝刀和一双飞毛腿。民间和官府都这么传说。

时隔不久，县城最有名的妓院芙蓉楼新来了个窑姐儿，叫翠红，年方二八，美艳绝伦。一时间芙蓉楼的生意十分红火，翠红如同天仙的姿色被传得沸沸扬扬，有钱的主都以能和翠红同床共枕为荣。

一夜，一个黑衣侠客潜入芙蓉楼，轻而易举地掠走了翠红。那黑衣侠客正是白刀客。

白刀客得到翠红后便不再去妓院。他如获至宝，终日和翠红厮守在一起。那翠红原本是省城中青楼里的花魁，床上功夫十分了得，她对白刀客百依百顺，不仅温顺得如同一只令人怜爱的羔羊，而且把白刀客伺候得百般周到。白刀客乐得“从此君王不早朝”，搂着她颠鸾倒凤，不知早晚。

不觉两月过去，正值夏秋交换之季，白刀客偶染风寒，卧病在床。翠红衣不解带伺候白刀客，端汤送药，嘘寒问暖，说些逸闻趣事给他解闷；又使出女人的百般柔情蜜意讨他欢心，照顾得无微不至。白刀客很受感动，拉着翠红的手动情地问：“愿不愿嫁给我？”

翠红妩媚地笑道：“我身子都给了你，你还问这话。”

白刀客笑道：“我就想听你亲口说。”

“愿意。”翠红倒在白刀客怀中，尽显媚功。少顷，又叹了口气。

白刀客遂问：“你叹的啥气？”

翠红说：“官府悬赏捉拿你，我真害怕。我胆子小，就怕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人常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万一哪一天你被官府捉拿了，我咋办呀？”说着眼里有了泪水。

白刀客受了感动，随后哈哈笑道：“你怕个球，我有青龙宝刀和一双飞毛腿，就是天兵天将下凡也把我的球咬不了。”

翠红拿起放在炕头的青龙刀，小心翼翼地抽出来，只见寒光闪闪，一股冷森之气扑面而来，令人不寒而栗。她急忙把青龙刀插回刀鞘，手抚胸脯，按住狂跳的心，半晌说道：“真是把宝刀啊。”顺手把刀搁在了桌子上，没小心打翻了桌子的醋瓶。

白刀客大惊，急忙拿过宝刀。翠红随口道：“怕啥哩，那醋水还能吃了宝刀不成？”

白刀客说：“你知道个啥，这把宝刀虽说能削铁如泥，可最怕醋水。醋水当真能吃了它。”

翠红暗暗地笑了。

晚上，翠红打来洗脚水给白刀客洗脚，白刀客动手要自己洗。翠红说：“我是你的女人，你有病，我理应伺候你。你好好躺着，我给你洗。”

白刀客笑了，在翠红俊俏的脸蛋上捏了一把：“真是个好媳妇。”躺倒身子，心安理得地接受女人的伺候。

翠红脱了白刀客的袜子，果然见他的脚心各长着一撮长长的黑毛，心中暗暗称奇。翠红洗完脚，用毛巾擦干水，摸着他脚心的长毛说：“这毛垫脚吧？我帮你剪了。”说着就要找剪刀。

白刀客急忙说：“剪不得，千万剪不得。剪了我就走不动路了。”

白刀客做梦也没想到翠红是官府出重金收买来对付他的卧底。

此后的日子，翠红趁白刀客熟睡之际，就给青龙宝刀的鞘中偷偷浇醋。半个多月过去了，白刀客的病情好转了，自觉有了精神，便对翠红说：“我躺了快二十天了，浑身的骨头都有点散架了。明日儿起来练练刀。”

翠红温柔地说：“是该下床活动活动了。常言说得好，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别把你一身的好本事撂荒了。”

白刀客搂住翠红亲了一口：“你真是我的好媳妇。”

那天晚上，翠红在白刀客怀里使出百般温柔万种风情，把白刀客迷得神魂颠倒，云来雨去，不能自己。到了后半夜，白刀客如同犁了地的牛累成了一摊泥，昏沉沉地睡着了。翠红悄悄起身，拿出剪刀把他脚心的长毛剪掉了……

天光大亮，白刀客被窑外的喝喊声惊醒。他急忙起身，疾声喊：“翠红！翠红！”

不见翠红应声，更不见人影。白刀客情知不妙，抓起床头的青龙宝刀冲出窑门。窑院被一队官兵团团围住，官兵们见他手中提着宝刀，不敢贸然向前。他见此情景，心中一凛，但并无惧色，冷笑一声，伸手就拔宝刀，却拔不出来。他大惊失色，使劲猛拔，刀断了，宝刀锈在了鞘中，只有刀把握在手中。他大骇，浑身一哆嗦，惊出一身冷汗。坏了宝刀，他的虎胆失去了一半，疾步奔向院墙，想越墙而逃，却感到体重如山，双腿如同灌了铅，腾挪不动，未上墙就被一伙兵卒缚住了。这时耳边传来一阵尖利的笑声，他抬头看时，只见那个叫翠红的女人站在一旁呵呵冷笑，这才恍然大悟，遭了这个美艳女人的暗算，几乎要把肠子悔青，可为时晚矣……

白刀客死后,野滩镇的人便称他住过的地方为“白门窑”。白刀客没有子嗣,但留下了一个以他姓氏命名的地名和一段传奇故事,也不枉来人世走了一回。

百余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不知不觉中,时间老人的脚步迈到了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白门窑虽说旧貌未改,但已物是人非,十几家住户没有一户姓白的。彭大锤的家靠着崖边,有一大两小三孔窑和三间瓦房。自打他开了镖局后,野滩镇的人背地里议论,说白门窑出刀客。

其实,野滩镇的人太谦虚了些。不仅白门窑出刀客,整个野滩镇都出刀客。掐指算来,如今的野滩镇舞刀弄枪的不下好几十个。可名声最响的是彭大锤。

### (三)

大锤的死讯很快就传遍了野滩镇。他开镖局常年在江湖上行走,把官府的人也不放在眼里,得罪过不少人,但行侠仗义,扶弱济贫,人缘还是很不错的。彭家的门族以及邻里乡亲闻讯都来吊唁,彭家小院里霎时拥满了人。

红白事是人生最重要的事。人来世上一回不易,走时举行一个隆重的送别仪式也是应该的,一来是对亡者的悼念,二来安慰安慰活着的亲人。可葬礼需有人拿主意来料理。大锤的寡母和媳妇早已哭成了泪人,哪里还有什么主意,更别说如何料理了。这时大锤一个近房叔父——彭五老汉站出来张罗料理大锤的丧事。

大锤的窑院很快搭起了灵棚。大锤原本为母亲预备的寿材被抬了出来,置放在灵棚中央,拭去尘土,油光鉴人。打开棺材盖时

大伙儿才想起大锤的尸首还在县城。彭五老汉急召众人商议，没有尸首咋办丧事？这事可如何是好？

有道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当下众人纷纷出谋献策，彭五老汉集思广益，一锤定音，选几个能言善辩者去县城交涉，搬回大锤的尸首，入土为安。临了彭五老汉说道：“大锤就算是个十恶不赦的瞎熊，已经把他的瞳砍了，罪孽也就了结了。掩埋尸首，这是人之常情，官府总不能不答应吧。”

大锤的堂兄麦囤说：“五爸，现时官府那伙人瞎得很，会处处刁难你。依我之见带点袁大头（银圆）。俗话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那伙瞎熊再瞎，可跟袁大头没仇。”

彭五老汉一拍大腿：“你这话说得对极了，是得带点大洋。”可寻思此时不好跟大锤娘和媳妇要钱，便从自个衣袋掏出十块大洋给了麦囤，再三叮咛，务必把大锤的尸体搬回来。

翌日，天刚麻麻亮，麦囤带着几个人去了县城。他们找到监狱说明情况，一个管事的把他们打量了半天，说他们只管关人，不管杀人，让他们去找法院。他们来到法院，法院的人说他们只管判刑，不管杀人，让他们去找警察局。他们找到警察局，警察局的一个头目把他们盘问了大半天，最后说大锤的尸体没人来认领，已经埋了，让他们交五块大洋的安葬费。这才是问路没问着，倒惹来了一个讨债的。在人家的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麦囤明白警察局的人不好得罪，只好交上五块大洋。那头目把大洋装进衣兜，说了句：“在城西的荒坡上，你们去找吧。”转身走了。

麦囤一伙来到城西，在一片荒坡上找到了一堆新土，动手就挖。时辰不大，挖出了一具无头尸。他们都傻了眼，望着无头尸发呆。后来醒悟到大锤的瞳被官府砍下来挂在城门楼上示众哩。他



们一合计，又去找警察局交涉，想要回大锤的瞳。搬一具无头尸体回去算个啥事？他们脸上无光且莫要说起，野滩镇的人也会拿尻子笑话他们姓彭的！

麦囤一伙又找到警察局，先前的那个头目问他们又来干啥。他们说明来意，头目直翻白眼。麦囤急忙又把一块大洋塞到头目手中，头目捏着大洋说，人头在城门楼上挂着，保安大队的人在那儿站岗，想要人头就去找保安大队的人，这事不归警察局管。

麦囤一伙只好又去保安大队。这回算幸运，他们遇见了一个熟人。熟人叫二杠，是野滩镇人，现在给保安大队长严智仁背枪（当护兵）。麦囤给二杠塞了一包香烟，说明来意。二杠诡谲地笑了，麦囤问他笑啥。二杠打了个哈哈，说：“你们早点来找我，也不用费这么大的周折。”

麦囤一听有门，急忙说：“兄弟，那就麻烦你帮帮忙。”把两块大洋灌到二杠的衣袋。

二杠伸手在衣袋捏了捏，一拍胸脯，拉大腔说：“碎碎个事，我给你摆平了。”

二杠找到保安大队长严智仁。严智仁正在打麻将，他连和了几把，心情很好。二杠趁机说道：“大队长，有人来给大锤收尸。”

严智仁问道：“是谁来收尸？”

“来的都是大锤的族里人。”

“你都认得？”

“都认得。”

严智仁来了一个自摸，脸上笑开了花，随口问道：“那瞳挂了几天了？”

二杠说：“四天了，都有味了。”